

读后感

疾风知劲草

——读王秀梅中篇小说《到公路上去》

许锐锋

王秀梅的长篇纪实文学《渤海传》在全国引起轰动之后，她又开始了最擅长的小说创作。2025年8月1日发表在《长江丛刊》上的中篇小说《到公路上去》，保持了她一贯的创作风格，继续直面现实、叩问人性，把敏锐的笔触投向底层民生，书写“不一样的人”，依然散发着“浓浓的苦咖啡”的味道。

继孤寡老人老良（《孤独的葡萄》）、老蒲（《仙人岛》）、孤儿童话（《孤独的葡萄》）、孤独症患儿天使（《屋顶上的爱默生》）等活生生的悲剧人物之后，这次作家重点描写的是被拐卖的妇女夏劲草。

拐卖人口（妇女、儿童），一度是社会屡禁不止的痼疾。1993年，刚刚20岁出头的姑娘夏劲草，因到劳务市场找工作，被两个人贩子以酒店招收服务员为名挟持到大山深处，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牛四为妻。从此开始了五年中多次出逃、被抓、挨揍、出逃的噩梦般的非人生活。她遭受着牛大、牛二、牛三、牛四及其父母老牛夫妇的严加看管。为了防止小夏脱逃，牛家还加高了厕所的围墙，把厕所修得像碉堡一样坚固。牛家人时刻盯紧夏劲草，丝毫不给她逃跑的机会，但夏劲草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走。

1994年，夏劲草生下女儿牛毛球。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三个冬天过去了，夏劲草不断地策划逃走的方案，付诸实施

的过程中有两次差点成功，都因为舍不得女儿行动不果决而导致失败。进村的第五年，1997年春天，夏劲草怀上了第二胎，她绝望极了。1997年夏天，她用石头砸伤了牛四的头，又没有逃脱虎口。那以后，直到生下儿子，夏劲草再也没有逃跑过。

1998年11月，夏劲草孤注一掷地开始了她的最后一次逃跑。这一次，她成功了。终于逃出了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逃离了牛家，逃离了整天像做贼一样的日子。

那天傍晚，女儿在炕上睡觉，牛四在灶头烧火，婆婆下到地窖里拿红薯准备做晚饭。夏劲草用牛四曾经拍过自己的铁锹把牛四拍晕，用重物把地窖口堵死，抓起一袋婴儿乐和两个馒头，抱起不满周岁的儿子，反锁了院门，走在暮色降临的胡同里。幸运的是没有遇上任何人。她攀越大山，向公路上走去，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公路上，登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到公路上去”，一直是夏劲草根深蒂固的幻想、意志和决心。这一刻，梦想成真，公路真正成了她的逃生活路、新生之路。

东汉光武帝刘秀曾经感叹说：“始验疾风知劲草。”夏劲草，正如她的名字一样，隐喻了逆境对人性的考验、对忠诚和坚忍品质的考验以及夏劲草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为世人树立了榜样。这就是作

家刻意塑造出夏劲草这一典型人物的用意所在！

夏劲草的成功脱逃，虽然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却给自己当年无力带走的四岁女儿牛毛球造成了一辈子深深的心理伤害。女儿始终认为，是母亲无情地抛弃了她。在女儿13岁时，夏劲草虽然带着现任丈夫和小女儿来找过她，并试图将女儿带出大山，到城市上学，但遭到了女儿的坚决拒绝。女儿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女儿拥有像大山一样鲜明的性格。“存在决定意识”，“存在即合理”，所以，成家后的牛毛球才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作“李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我相信，时间终究会治愈牛毛球的心理疾病，时间也终究会改善她们母女的亲情关系。

这部小说还不吝笔墨，描写了罪大恶极的人口贩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流浪生活，几十年流窜了几十个城市，东躲西藏，艰难求生，最后像野人一样躲在四川的深山老林中，被无人机锁定捉拿归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多年以来，作家王秀梅始终满怀“悲悯情怀”，关注弱势群体，反映社会现实，描写社会底层人的个人情感、精神压力、疾病折磨和生活困境，借此唤醒人们的同情心、爱心和责任感。而这不正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难能可贵的高尚品格吗？

时光深处的回响

——《时光留恋无尽》读后感

高义杰

这是一本分量厚重的散文集，更贴近于一部回忆录。书中真诚记录了作者一段段珍贵的人生记忆，写故事朴实扎实，写人物跃然纸上，写时代情景交融，那些时光深处的回响令人每每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杨继光的《时光留恋无尽》一书计560页、40万字、100余篇，共分三个部分：一是知青岁月，二是海边纪实，三是鸿影絮语。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字都是作者一笔一画、笔耕不辍手写下来的。

杨继光出生于书香之家，爷爷是村里的老秀才，传统文化底子深厚，他自小耳濡目染，喜欢读书。关于读书、求学的细节，在书中有关童年记忆的文章中都能读到。作为非农业户口的双职工子弟，他的父母都是公社干部，支持孩子学习，他也得以半工半读地上完了高中，并成了下乡知青。

不到两年的知青生活为他以后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生活的细节、懵懂的见识、劳动的误差、相处的乐趣，他凭着记忆一一真实地记录下来，并颇多精彩篇章。“知青岁月”板块中的《参不透的天机》《“尖尖块”》等文章，都采自杨继光独特的生活经历，带着浓重的黑色幽默和时代印记。当一个时代的号角通过平凡的生活表现出来，是收获也是反思，犹如风中飘扬的彩旗，在时光的浸染下，逐渐变得苍茫辽远。

毋庸置疑，“海边纪实”板块有作者最精彩、最率真的童年记忆，他介绍海洋生物和海洋的有关知识，语言妙趣横生、多彩多姿。看看《蟹记》《鱼说》这些文章，记录着孩子的童趣，散发着稚嫩的童真，读到让人不觉嘴角上扬。“鸿影絮语”则记录了作者乡间的传说和故事，写得真实有趣，写父母、写乡亲、写子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把“情”“趣”“意”融合得恰到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杨继光先生虽年届七旬，仍为“文学青年”，他是退休后才开始写作的。其生活阅历丰富，人生每个阶段都行走在时代前沿，赶着时代的浪潮和节点，因此这本回忆性散文集亮点多多，很值得一读。

创伤与疗愈

山止

王秀梅新作《到公路上去》是一篇讲述拐卖的中篇小说，小说以时间为轴线，串联起三代女性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主人公夏劲草是1993年高考失利后从福州到贵州的打工人。在一个劳务市场被人贩子豹子头和九纹龙拐走，几番周折后又被卖给大山里的牛四。尽管生下了一双儿女，与命运抗争的夏劲草无时无刻都想逃离这个地方，无时无刻不想着到公路上去。到公路上去，是一种隐喻，是希望和新生。为了到公路上去，夏劲草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次逃跑，一次次被抓回，一次次挨打，一次次被囚禁。

1998年11月，夏劲草孤注一掷进行了最后一次逃离。她抱起儿子牛贊冲出了家门，躲进了大山。她在“破晓时分走到公路边上”，她看到了“板栗树西北角一晃而过的长途汽车，在尚未明朗的灰色中隆重盛大从远方驶来”——她终于成功逃脱了！后来，她辗转回到了家乡福州，和一个初姓男人成家，过上了她想要的平静生活。

夏劲草的遭遇是无数个被拐妇女的真实写照。现实生活中，这些被拐卖女人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是亲人们在骨肉分离后的苦苦寻找。

正如作家在小说中借牛毛球之口说的那样，“夏劲草是被卖到我家的。在我们那个小村以及周围很多小村里，生活着

不少被卖过来的女人……像夏劲草这样无法融入的女人也有，但拼命逃走的就不是那么多了”。

母爱的缺位，家庭的变故，给牛毛球心理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种创伤让她对婚姻产生迷茫和恐惧，以至于当李本带着一份真感情走近她时，她纠结与抗拒，她彷徨与漠然。牛毛球真正走出心魔，是在她嫁给李本并成为人母后。养儿方知父母恩，在抚育女儿李存在的过程中，“创伤后遗症携带者”牛毛球逐渐放下仇恨，选择宽恕包容母亲。

在这篇小说中，王秀梅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也没有粗暴地把人物分为好人、坏人，而是通过细腻描写、散淡叙事，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人物的人格复杂性、矛盾性与多面性。

对于夏劲草来说，牛四冷酷无情，是奴役和暴虐的代名词。而对牛毛球而言，他极尽慈爱，会用粗糙的手抚摸女儿，会让女儿骑在肩上，还会为女儿梳扎小辫。夏劲草逃走后，他既当爹又当妈，苦苦支撑破碎的家，同样是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

蒙太奇式叠化写法让小说场景、空间、时间交错切换，从而使故事更加紧凑，情感更加丰富，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

夏劲草逃出家后，躲在山洞里。那个山洞正是当年人贩子带着她寻找买主的临时栖息地。过往情形切换出现，形成视

觉冲击和情感共鸣。

牛毛球3岁时在枣树下看蚂蚁搬运馒头屑与成年后在公园里和一个小女孩蹲在地上一起看蚂蚁的情节闪回。“多少年过去，蚂蚁们没有变化，寻找和搬运食物的本能代代延续着。”两者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

小说是在众人放下过往，就去探视牢中的豹子头一事达成共识时戛然而止。似乎世间曾经发生的一切不愉快都已过去，夏劲草原谅了豹子头，牛毛球原谅了夏劲草。一句“世界赠予我虫鸣，也赠予我雷霆”归结了全篇，也使小说主题得到升华。

掩卷沉思，感慨颇多。毋庸讳言，古往今来对拐卖的书写连篇累牍。从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英莲、晴雯、巧姐，到胡学文《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葛水平《喊山》中的哑人红霞，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曹青娥，再到王秀梅《到公路上去》的夏劲草。

《到公路上去》既是对黑暗的鞭挞，又是对人性善良的呼唤。这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也许莫言的话可以诠释王秀梅的这次写作：“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到公路上去》，不失为王秀梅展现现实主义精神力量的佳作。